#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五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泌　中興

李泌字長源魏人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荅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

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因荅
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
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
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臥內九
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
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
蕭泌在旁卒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
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涉經史
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常遊嵩華終南間慕
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

早慧召講老子有頃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蘄春乃潛遯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潁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至於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權踰宰相衆指曰着黃者聖人着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事上皇中爲朕師友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帝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

古今事不相遠處看知之

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詎能定中國耶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冦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令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

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强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

藏身之固

亦以無欲好做事

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詔戒行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効之泌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泌穎王恃寵固求上不許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爭耶時諸王請聯句穎王曰先

鄴武后事
恐奇士也

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飡兩顆棃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强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闕守袞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

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饟漕以勞進

檢校禮部尚書、泌奏虢州盧氏山野近出瑟瑟、請充
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產於近甸、
實爲靈貺、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風、用
明恭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
淮西兵防秋屯鄜州、巳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
密招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
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
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凋耗、員何可
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

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外官者是也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閤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

一作之吏員

一作今比

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恭薦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爲外大重內大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時以爲宜而實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皐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如是者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爲左右補闕既復置人心欣然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緡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

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
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
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
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俄加集賢殿大學士
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
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後為大學士亦引泌為
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
上巳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泌請
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
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獻

舊唐書多紀辭不足信

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説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肆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切

肅宗子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

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
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
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
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
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
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
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
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
泌曰此固倓之心也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
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

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鄰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廡下聲聞于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

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

倓幾事不密

遂抱泌頸泣不已

他日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閒耳上從之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宜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爲先倓不從至德二載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

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未必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闇書紀給事太子宫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内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

泌不得辭
各其後程
言以防將
來言難切
不明矣一

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乃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

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郜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為陛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郜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除昇他官勿令宿衛以遠嫌以昇為詹事郜國肅宗之女也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為太子妃公主不謹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

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仕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

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以姪為嗣、臣
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
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
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
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
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
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
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
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
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

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搆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見陛下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

多此一段

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輩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裹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

知謀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扣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

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閒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傳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代宗時元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

容卿朕今匿卿於少游所俟朕决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游善待之元載誅上召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别八年乃能除此賊頼太子發其陰謀不然幾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

唐宗室李勉爲汴宋滑濮河陽等道都統討李希烈希烈攻勉勉嬰城守累月援莫至桌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累表乞自貶詔罷勉都統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如故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

守大梁不應爲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殺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

肅宗至鳳翔郭子儀自洛京引兵趨河東分兵取馮翊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嬀檀南取范陽上曰

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鋭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執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熱官軍必困於思鄉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絶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德宗興元元年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以為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以對朝野皆屬目附之時李懷光叛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不足為意懷光旣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

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
而不辯明乃且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
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
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
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
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
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
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
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亟
宜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

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初上使諭吐蕃遣兵同收京城吐蕃聽命五月渾瑊奏吐蕃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畧曰吐

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群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赦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皆無患賊晟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愼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

之群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且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于命者陛下能如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

是則違命者旣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常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六月上問陸贄今望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宜臣竊未諭其理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是時李晟已復長安車駕將發漢中帝欲以内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贄曰宮官具寮恪居奔

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
命者鹵恐沮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
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不
可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絶纓
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
美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瑊貲遣初劉
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諧偶
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
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
但爲中書舍人毋韋猶在東京遣中人迎還京師俄

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賄遺一不取惟韋皐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𡸁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鯁泣帝爲與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忌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

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必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頼多士之用陛下當鑒獨任難于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有納模議廢

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牒叢淆僞冒蒙貞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贊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贊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弊、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

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

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揀良吏爲刺史外奉軍典內謀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帝愛重其言不從也初竇參惡左司郎中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巽爲湖廣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爲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

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邑叛臣得以爲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駭動不細竇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況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没其財贓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

參未至雕州，竟賜死於路，籍沒其家，貲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六

## 左編

### 臣類　相臣

#### 宋李綱　中興

李綱、字伯紀、無錫人也、登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曰、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王子斡離不爲帥、寇燕山、郭藥師敗、燕山諸郡皆陷、遂犯北、其一以國相粘罕爲帥、寇河

然亦寔言之也痛哉本君蓋哉謂臣茫然無策

東李師本叛折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猝至朝廷震懼不復議守矣惟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虜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太子為開封府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盡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檝運寶貨為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綱時為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為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

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官以獻納論思爲職甚不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不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一不能行此金人且將悔過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徇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

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歎息二十三日上御玉華閣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夜半少蘇又固辭不從乃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暈挾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隱尊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

爲后求對錄本

宋世東宮不失學問

居攝景園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
奉道君皇帝旨也大赦天下上以東宮傳位之意致
四方疑士論非之語遣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
濬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
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
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爲
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綱敘謝訖因奏曰陛
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君皇
帝觀天意隨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嚴
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

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兩倍。今旣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傳。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上

非梁谿集定本

皆嘉納翌日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正月三日以吳敏為行營副使以綱為參謀官團練軍馬於殿前司又以蔡攸為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以治道君皇帝東幸之具蓋斡離不之兵距河濬州不守梁方平戰衂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出通津門東下道君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四日綱侍對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聞竊思以為不可適遇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於殿廷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辯公能

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
綱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
綱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
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
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
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
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
將何之。若能激厲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
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使陳良弼自內殿
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

聖斷

一帶壕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綱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綱既被旨同懋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壕囘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綱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强弩占據亦可無虞上顧宰執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以位

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戰。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鎭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時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而賜袍帶并笏、綱致謝、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綱留守、以李梲副之、綱爲上力陳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

去如龍脱於淵。車駕朝發而鄴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内侍王孝娟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陜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綱再拜受命。與李梲同出治事。是夕宿于尚書省。而宰執宿于内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

詰旦決行五日綱自尚書省趨朝道路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襆被皆將升車矣綱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綱因拉殿帥王從濋等入見曰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綱謂李棁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

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復降步輦勞問將士綱與吳敏撰數十語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綱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曚副之白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蔡懋爲左丞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孝迪邦彥之姻家故薦之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

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匹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舁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櫓樓掛氈幕安砲坐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官往督將士捍禦綱慮城上

兵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
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禁中至新城酸
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
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班直乘城射之皆
應弦而倒綱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
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驗認即皆漢人首
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即斬以徇
因使號令如獲姦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
者斬自是乃止綱與官屬數人登舟督戰近者以手
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强弩射之又遠者以牀

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棑渡濠而溺者有登梯
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
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數級皆耳有金
環是日賊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
箭集于城下如蝟毛士卒傷中者皆厚賞之上遣中
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碗綵絹等以頒將
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守城
有備乃退師因遣使隨使人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
黑矣堅欲入城綱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候明乃入
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引使入對出斡離不書進

既又不能請亦不對

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令遣大臣赴軍前議上顧宰執未有對者綱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梲奉使宰執退綱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退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不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梲柔懦恐誤國事也因爲上反覆具道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以爲金狄貪婪又有燕人狡猾爲之謀必且過有邀求如朝廷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一切與之彼益肆覬覦計先定然

後能應安危之機。上以爲然。綱退廵歷城中、因乞宰執分提舉四壁。上命蔡懋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而李梲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幹離不者南向坐、梲北面再拜膝行而前幹離不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言語、議和須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匹、馬駞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梲等達朝廷、梲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十一日梲至、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震恐欲如其數

悉許之綱引前議力爭、金帛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陸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上爲群議所惑、無一人助綱言者。綱因再拜求去、上慰諭。復前

可爲哀痛

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回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高宗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爲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奈何則爲之留三鎭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復率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於福寧殿於是孝廸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以牧族犒設大金軍兵

所遺多揭長牓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綱因對于福寧殿奏上曰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牓毋得告訐綱因巡城過牓所令傳聖旨收牓歸行營司移牒孝廸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給芻糧授器甲踏塞地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

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京城以南民始獲奠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綱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度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𫎇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司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

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衙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勑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使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往往不復關報行營司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綱每爭以謂此不足以爲德適所以啓戎心金人益肆須索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北而城外后妃王子帝姬墳墓攢殯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

意綱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二十七日綱奏上曰金人之兵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

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陷穽
中當以計取之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
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
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
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
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以爲然期即分遣兵以二月
六日舉事蓋姚古种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
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上以其驍勇屢召對
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
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

欲生擒斡離不者取康王以歸雖稱師道府中勿知也綱時以病給假臥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爲之應援綱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且出封丘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潛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没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虜復犯中軍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卻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爲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

以違節制爲師道所誅卽道去而宰執臺諫閧罷
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金人所襲畏
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斡離不遣使來詰責
用兵違誓之故宋人諭以用兵特將帥所爲不出上
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
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僉議欲縛綱以與之而使人
反以爲不可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
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
亦罷宣撫使綱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卽振旅以
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旣至殿門閤門命乃不果退處

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賜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綱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綱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塡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捽登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及爲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綱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

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又詬詈宰執李邦彥蔡懋王孝廸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綱及師道入對綱聞命固辭不敢行而使使者絡繹而至綱師道乃不得已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為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閣子中綱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綱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綱禀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於福寧殿上命綱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

是所留三鎮詔書綱既罷乃遣宇文虛中𧗠詣金人軍中復差秦檜爲割地使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床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綱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有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郤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應者綱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先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軍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刼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識器甲弓劍付官司納自以爲功凡千餘

人綱命悉集寺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得首將賞之各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明日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亦二十餘人初賊馬既抵城下綱晝夜巡視有盜衲襖一領者有彈取婦人絹一匹者有妄以平民爲姦細而斫傷者即斬以狥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爲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成以行康王得歸康王素有膽勇膂力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然無有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

及肅王爲質郎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宴於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賜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綱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栰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之宰執皆以爲太早綱固請之上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便利可擊即擊之十四日以吳敏爲少宰綱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棁右丞初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既爲國人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乞

罷至是俱罷十七日澤州奏金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旣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旣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綱盡遣城下兵以追斡離不之師綱曰斡離不之師旣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

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宰執中有密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追及幹離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綱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綱

旨勞卹復傳教旨允綱遂登舟入幄中於簾前拜訖具道皇上聖孝思慕道君皇后親加奬諭綱再拜謝訖道君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綱對曰朝廷見以擷景園爲寧德宮奉道君皇后蓋遵稟道君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綱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毋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綱拜辭登岸因呼內侍楊修李倈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

三人皆巨璫以綱言爲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
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神御
前燒香可乎綱對曰道君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
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
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人綱
以前語具劄子奏知而道君皇后入國門日聶山請
以禁衛護宣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
都二十一日引對道君御幄殿綱具道上聖孝思慕欲
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
知且奬諭曰都城守禦天下再安相公之功爲多綱

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敘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綱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因論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綱具以實

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綱曰朝廷以
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可復
論此綱於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
道君因宜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
恐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對曰方艱危時兩宮
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
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問朝廷何故追贈
司馬光綱對曰方金寇在外人情恐懼不安司馬光
實得都人之心故追贈之欲慰都人心又問曰何故
拆夾城公知所以置夾城之意否綱對以不知道君

曰內禪之意久已定但人不知偶緣金人犯闕事成於倉卒間爾本欲內禪後於夾城中往還抱子弄孫不欲令皇帝頻出入主頻出則不威此本意也綱對曰臣久在外方實不知此意如朝廷近日拆去夾城之意則臣知之夾城中通宮苑皆游燕之地自艮嶽九曲池至龍德宮後正與金水門相接金人下寨在金水門外平時夾城中有清衛兵卒巡防灑掃自金寇犯闕盡應募守城夾城中無一卒守宿故拆去使與宮禁相絕備不虞也如此之類凡詢十數事皆逐一解釋因從容復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

當道君意者毋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盜刼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爲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綱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綱至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

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道聳觀道君又出尚書省劄子云朝廷有指揮行宮內侍十人皆與在外宮觀不得入京城此輩皆是日在左右梳頭繫裹不可缺之人綱奏曰如聖意欲留容臣携此劄子歸奏知皇帝取旨道君曰甚好數內兩人係童貫親戚不須留餘人如馮彥等只乞留龍德宮祗應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二十三日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綱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

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受命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於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以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物進納有旨不允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咸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請資福殿奉迎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内侍出榜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綱以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耿南仲嘗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南仲怒甚旣退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

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搆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綱奏曰臣適與耿南仲辯論于延和殿實爲國家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菲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如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搆南仲猶論不已綱再辭上而出居啓聖院竟

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荅封還不允道君以四月三日入國門綱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白言不允復命徐處仁吳敏諭㫖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令據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懇惻綱不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奏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爲朝廷堅守天時浸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節出疆臣

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爲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鎭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鎭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鎭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脣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

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鎭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陜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

罷殆盡而更爲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缺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固險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

類多隤圮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擄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可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因行東南鹽法

兩解鹽地分益陝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建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雖委提舉官遵舊制敎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沿邊增修塘濼城池而輔郡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諸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放河北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行加擡糴草鈔而貼以四方香藥雖復解鹽而地分不如舊制綱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方建議立東宮

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
摘京輔之黨行遣殆無虛日防邊禦寇之策反置而
不問綱紀私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許
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曰係將兵二曰
不係將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係將兵除
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三千人爲率不過三萬
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保甲
除河北河東外起於陜西不過三萬人并見在河北
河東兵通爲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上得旨須
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不須如此者